

“女性主义文学/性别研究”专栏(笔谈,6篇)

[编者按] 鉴于女性主义思潮及实践自身演变和发展的大趋势,自2013年起,本刊“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专栏更名为“女性主义文学/性别研究”。更名后的该专栏将更具开放的学术理论视野,以文学为主,但又不囿于文学学科。衷心欢迎对中外女性主义文学/性别研究感兴趣的各学科的专家学者,不吝惠赐佳构妙文。

被谬赞的冰心:首开风气谁人知*

林丹娅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冰心散文的出现,以跻身于当时男性作家群中而独树一帜,取得文学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影响,但其文理念与风格却遭遇当年文评家水火两重天的评价,其影响之大延续至今,几成冰心文学刻板印象。今天我们把这些文案置放在性别研究的视野下重新分析解读,会发现即使是从褒扬冰心的角度出发,也会因评论者性别视野的局限而形成经典性的“谬析”与“谬赞”,它并不能真正解读或阐释出冰心散文写作深刻而经典的意义,此种文学境遇在女作家写作里尤其具代表性。因此本文的重翻旧案,新释杨柳枝的个案分析,期待无论是从研究方法论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意义上,都具有揭示与标示的双重功效。

关键词:冰心散文;调和理念;性别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3)04-0109-04

一

以1917年初《新青年》正式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号为标志,新文学历经近20年的发育成长,结下颇为丰硕的果实。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组织出版了中国第一套新文学大系丛书,意在盘点、总结、展示新文学前十年的整体面貌与成果,包括新文学理论与文学论争,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与其他的文类相比,散文是一朵以它悠久的政治化、学术化、正统化的文体历史,而在“文学革命”运动中完全脱胎换骨,开出从文体观到言说形态俱不同于旧文学的具有浓郁现代气息的奇葩。作为文章最为古老的初始形态与最本源的大文学范畴,散文文体的这种现代质变,实际上意味着整个文学家族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散文在新文学中的表现,无论是它在本质性上的质变,还是它在数量上质量上的创作佳绩,都是极为引人瞩目的。

新文学大系共分出两集来选编散文,选编者一集为周作人,二集为郁达夫。他们在新文学运动中的中坚地位与散文创作的业绩,决定了他们选编散文的权威性与专业性。周作人在散文一集中共选了17位作家,郁达夫在散文二集中共

选了16位作家。两集共选了33位新文学作家的散文作品,冰心是其中惟一入选的女作家。这是继近代女革命者秋瑾以散文家的身份,前所未有地进入主流文学史后,冰心作为五四前后涌现出来的现代女作家代表,也出现在现代主流文学的开篇史中。尽管这个事实可能与现代散文已然为现代女性敞开大可写作之门的状况不相吻合,但它至少传达了以下两点信息:一是从表层上来看,散文显然已不再是专属于男性的文体,它不仅成为近现代以来女性写作的稳定领地,而且也有了出类拔萃的代表性作家,在女性散文写作伊始,显示出一种俊才辈出的兆象。二是从深层上来看,尽管冰心与秋瑾一样,在成批的男性散文家中仍然是凤毛麟角,但她们各自所预示的散文写作境遇,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与根本上的改变。秋瑾作为历史上第一个进入主流散文史的女性,有着重大的性别意义。但不可讳言的是,秋瑾的进入正如她喜爱的女扮男装一样,是以男性化的写作方式进入的。传统散文的男性化元素,在她的意识与观念上,在她的写作形态上,并没有得到自觉的修正与改变。而冰心散文的出现,却有着全然的不同,她是完全带着女性的自我特征,跻身于散

* 收稿日期:2013-01-29

作者简介:林丹娅(1958-),女,浙江诸暨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这个自古以来无论是用以“载道”还是用于“消遣”都是属于男性专属的文体中,跻身于男性作家群中而独树一帜的,而且取得文学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成功。这个本质上的不同,对女性写作来说,有着非常重大的划时代意义。它在预示着女性写作在近现代的女性解放境遇中能够得到真正实现的同时,也预示着散文文体本身发生的重大变化。

郁达夫在他为散文二集所做的导言中,对他所选入的作家有过“妄评一二”。他认为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二人的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一经开选,如窃贼入了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把他们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集子的中心。”^{[1]15}从这段话里,可见郁达夫在编选此集时的二个基本背景。一是郁达夫对周家二兄弟的推崇备至,所以,此集以鲁迅打头,选其代表作24篇,紧接其后的是周作人,选其代表作57篇,郁达夫把散文头二把最为醒目的交椅与最多的人选篇幅给了周家兄弟;二是郁达夫选编此集并非率性而为,是经过他的精心推敲与再三取舍的。如果按照郁达夫这样严谨的选评态度与严格的选评尺度来看,那么在紧接周家兄弟之后,郁达夫把仅次于周家兄弟的位置与评议重心给予冰心,当然绝非出于随意性与偶然性。它至少首先表明了作为行家的郁达夫,对冰心散文认同的程度与不同一般的推崇。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由于当时冰心散文被读者拥趸的程度与在社会上影响的程度,不能不左右着郁达夫把冰心放在仅次于周家兄弟的位置上。

阿英在事过境迁的十多年后,对冰心的影响仍然做如下描述:“在中国的新文艺运动前期,曾经给予当时社会以广大的影响,而‘几乎是谁都知道’(《西滢闲话》)的女性作家,据我所知道的,那只有《超人》的作者——谢婉莹。”阿英意犹未尽,又斩钉截铁地对冰心下了如此定论:“她——谢婉莹,毫无问题的,是新文艺运动中一位最初的,最有力的,最典型的女性的诗人、作者。”^{[2]18}可见,冰心不仅受文学行家们的推崇,同时也广受社会读者的欢迎,可见郁达夫在散文选集中把她排在仅次于周家兄弟的重要位置上,并非空穴来风,冰心亦实非浪得虚名。因此冰心虽然仅以女性作者的一人之单,跻身于现代男性散文的济济群家中,但从她高踞榜前的这种情况来看,至少可以表明她所代表的女性创作实力与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力,这是此前女作家——包括秋瑾在内——从未有过的。因此,冰心的出现,就不仅仅意味着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参与了现代散文文体写作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行为,它还更为深层地、也是更为重要地意味着,一个女性作家的散文写作,所提供予现代文学的新的内涵与新的审美意义。因此,解读冰心散文文本出现的那些新的元素,成为了解中国现代伊始女性写作状况与散文发展状况的双重途径。

二

从郁达夫在其序中评议冰心散文入选的理由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冰心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

洁,郁达夫以为这在中国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二是郁达夫提到冰心生长的自然环境的美妙与她诗思、文体美的关系;三是冰心独具内涵的爱,即少有异性之爱,而多是父母兄弟的亲情之爱与大小朋友间的博爱,后者可说是冰心作为代表性女作家最具份量的特点。郁达夫把冰心表现的这种无涉两性间情感的爱,一半归于她的还受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一半归于她思想的纯洁,称之为是“宇宙化了秘密化了”的爱。^{[3]16}郁达夫的这些评议,其实也是他对现代散文的看法:冰心被称为独一无二的文本风貌,正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实践者们——从胡适、陈独秀到周作人、郁达夫,都特别强调的现代散文的第一品质,即作家与作品的个性所在;冰心所特有的爱人情怀,正是郁达夫所特别注重的自然、人性与社会性这三种元素的高度融合与综合体现。与其说冰心作品符合了郁达夫对现代散文特征的界定,莫如说是冰心散文中的现代性特征,为郁达夫的界定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论据。

但是,尽管如此,郁达夫此评议却有着不够准确、切实、到位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恰恰是冰心作为一个现代散文女作家代表最应该得到注意与彰显的地方。如果说冰心言说的爱大多与男女情爱无关是受中国传统思想束缚的话,那么,按接受此束缚远比冰心严重的古代闺阁女性,岂不是更不会写出与男女情爱有关的作品了,怎么男女情爱反而成了她们写作之擅长。而“纯洁”这个充满男性欲望化的词语,也远远不能说明作为女性作家的冰心,为什么会在中国现代初始境遇中无涉异性爱写作的复杂渊源。正是出于对此问题没有做进一步的深究,郁达夫在紧接其后的归纳里,就只能做出这样的表述与结论了,他说:“我以为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已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把冰心与其散文类同于历史上的才女及其作品来褒扬,是迄今为止大部分男性对女性才华所能做出的最直接也是最常见的一种肯定模式,郁达夫在此也不例外。

从郁达夫的评语中,可窥以下几种情况:一是郁达夫所代表的男性评论者,对有才华女性的理解与褒扬并未摆脱传统看法与说法的因袭;二是由此他便没能界分出现代女性与古代传统女性写作特质之大不同,此说未免有模棱分界,语焉囫囵之嫌。仅从郁达夫所论及的冰心散文独少于异性爱描写,更无涉于“自己的两性间的苦闷”这一点来看,就恰恰是历史上多数才女们倾情倾力而作的,它甚至是使这些闺作能够传之于国外,让人们津津乐道从而流传于世的重要因素。才女们的生平,恰是大多被她们凝聚在有关异性爱与两性间苦闷的作品中,而成为传颂国外,至今令我们赞叹不已的“极致”。而这些,恰是郁达夫自己注意到的冰心散文最为淡薄处,也是冰心与历史上一切才女们最为不同处。郁达夫不能指出,这个特点恰是使冰心有别于历史上一切才女们的写作,也是她之所以能脱颖于精英荟萃、高手如林的男性散文,令郁达夫不能忽略她轻视她,把她抬到仅次于周氏兄弟位置上的原因。换言之,郁达夫绝非是因为冰心的文章极致是与历史上一切才女同,才把她选进具有现代文学史开

篇意义的散文选集中的。若果如此,岂不有悖于郁达夫自己对现代散文的界定以及入选的原则与标准?尽管从冰心作品的话语表现中,仍可看出冰心气质与思想结构中所含有的传统文化因子,让郁达夫从她“独少”于男女两性情爱的表现中,推论出“一半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思想在那里束缚她”的理由,但不可一概而论且更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作为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女作家冰心的散文,与现代文学精神之间发生的一种必然联系的事实。

如果说冰心反而是以无涉男女异性情爱与“两性间苦闷”的文字,而有别于历史上的一切才女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现代才女,她又是如何有别于现代才子们呢?朱自清曾在他的散文集《背影》自序中回顾五四以来现代散文的状况时说:“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在表现上是如此。”^[4]用朱自清的概括来参照冰心散文,冰心显然既无所谓的名士风,又没有外国的绅士风,隐士当然算不上,叛徒似乎也不是冰心刻意追求的姿态。那么,冰心散文的特点是什么,她与时代的精神联系又是什么?她到底以什么受到那个时代文学行家的认同与读者由衷的喜爱,从而得以在仍以男性文化精英为主导地位的现代散文文坛上独树一帜,占有不可忽略的、不可轻视的一席之地呢?

三

如前所论,现代散文从中国传统散文中的质变而出,文学性是其中最为炫目与重要的变因。从文体内部的变因来说,文学性成为现代散文的主导要素;从文学外部环境的变因来说,具有文学性的散文成为主流审美的主导要素。冰心散文从文学性方面来说,十分鲜明地体现了文体的这个时代流变。冰心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发表于1919年9月的小说《两个家庭》,此作与此后相继发表的小说《斯人独憔悴》、《秋雨秋风愁煞人》等,使她成为奉“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5]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的中坚作家,主流文学史也一直公论冰心是带着这些“问题小说”登上文坛的。^①但是,就社会影响力来说,作为具有浓郁的诗思风味的散文家冰心,她的光彩显然已盖过作为小说家的冰心,是散文,甚至包括并不被冰心自己看作是诗的如《繁星》、《春水》这样三言两语似的作品,^②才把冰心推到具有广大读者群“万人喝彩”^③的影响层面上。从作品影响力与其持久力来看,冰心散文比冰心小说显然更成就了冰心作为作家的知名度。

那么,在考察作为小说家的冰心与作为散文家的冰心思想有何不同时,在考察冰心的散文与冰心的小说表现理念有何差异时,《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④是一篇可以提供我们深

入研究的重要作品。1920年9月发表在《燕大季刊》的这篇散文短章,是冰心最早发表的散文作品之一,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决定日后冰心散文所特有的思想取向的渊源,也可以看到冰心散文言说所特有的美学风格的萌生渊源与最早形态:

在去年秋风萧瑟、月明星稀的一个晚上,一本书无意中将你介绍给我,我读完了你的传略和诗文中不作别想,只深深的觉得清激……凄美。

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

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

我们既在“梵”中合一了,我也写了,你也看见了。

冰心研究者们一般都会注意到冰心与当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之间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即成为当时西风东渐,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人影响的一个范例,也成为冰心与现代精神联系的一个特征。沈从文是最早明确地指出冰心写作深受泰戈尔影响的名家之一:“冰心女士的小诗,因由于从泰戈尔小诗一方面得到一种暗示,所有的作品,曾经得到非常的成功。”^[6]沈从文的话包涵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冰心作品所特有的风格——包括主题思想、取材范畴、表现形式的来源;一个是这种精神来源带给她的“非常的成功”的事实,在这个事实后面,其实就是当时全社会对这个来自西方变种“趋之若鹜”的心态。前一个判断的根据与其说是来自于对冰心作品的揣测,莫如说它更直接地来自于冰心在上述言说里的自白。

那时的冰心,只有十八九岁,一直生活在一个物质相对优裕,思想相对开明,环境相对宽松,父母十分宠爱的海军高级军官家庭里。作为一个刚刚涉世不久的女子,于她所处的家庭内部生活环境来说,她在感性上并无旧时代旧文化直接施与她切身的蹂躏与痛苦的体验;但作为一个恰逢生长在新旧更迭时代的新青年,她从外部生活的社会环境上,却又在理性上不能没有对封建文化种种罪孽与弊端的认识,不能不接受现代新思想、新教育、新风尚对她的浸入,不能不去探究现实存在的问题与人生的苦难。因此,她摒弃旧文化,但情感却只能停留在家庭温情赋予她千丝万缕的传统美感上;她追随新时代,但她的出身与教养背景却又无法令她有摧枯拉朽般的绝决立场与姿态。泰戈尔诗集的到来,不仅恰逢其时,而且恰逢其人。它似乎就是专为年轻、感性、单纯而又志趣高远的冰心而来的。它使冰心看到了一种自己最接近的并且由衷喜爱着的学说与言说的形态:他的文字饱含思想

① 如新编教科书《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65页中有关冰心的评述,朱栋霖等,编写.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冰心《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参见范伯群的《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③ 蒋光赤《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冰心研究资料》,第193页。

④ 冰心《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燕大季刊(第一卷)》第3期,后收入《闲情》集,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版。

理念,但是又以文学之诗意言说;他是东方文明的鼓吹者,但其文学言说本身又体现的是西方式的博爱心灵与民主自由的精神;他出身上层社会,有良好的家教学养,他也眼见得人世的苦难,人间的不公平,人性的卑弱,人道的残毁,他也渴望破旧立新,他也为拯救而呐喊,但他所有的不满,却并不化为一腔势不两立的怒火,并不采用绝决的叛逆,暴力的革命来推翻、来颠覆;他主张用宽忍来化解尖锐的矛盾,用悲悯来感召罪恶,用美丽来感化丑陋,用博爱来提升人性。夹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女学生冰心,正为在当时如此复杂的境遇中,该在保守与革命的两大阵营中对自己的思想立场、价值判断、审美取向做何去何从的抉择时,遇到了在精神与气质的层面上,都非常投合的泰戈尔式的文学风格。她从中找到一种与原该是泾渭分明的现实态度可以若即若离的境界:它不与产生于旧时代旧文化中的传统道德体系与观念发生正面冲突,但它又确实实体现着来自新时代的完美理想与追求,充盈着浓郁的人文关怀的现代气息,超越了针锋相对、你死我活、血淋淋的现实较量,这也许是冰心打心里最能够接受的革故鼎新的一种文学言说方式,也是她最能够介入塑造现代文化中去的一条途径。

因此,在这篇散文中,少女冰心是如此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由衷的鲜明的欣喜。在中国现代文化精英四处寻觅能够疗救中国社会与国民心灵痼疾的神丹妙药时,她在泰戈尔身上找到了改良社会与人性的思想基础与最佳方式。“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于冰心所处的现实来说,就是传统与现代的调和,就是保守与革命的调和,就是不理想的社会与个人理想之间的调和。她的欣喜表现出她找到了能够表达这种调和思想的、而且也是最为契合她喜好的“天然美感”的文学方式,这也是冰心所喜欢的能够干预现实的一种方式。“我们既在‘梵’中合一了,我也写了。”“梵”即是冰心从泰戈尔那里发现自己所理想的“调和”,“写”即冰心从泰戈尔那里看到的可以把这个理想付诸言说的方式。

少女冰心遇见泰戈尔,既在心灵上一拍即合,风格上自是亦步亦趋。尽管这种理念与风格,产生于冰心无论是从生理还是心理;从其世界观还是方法论来说,都还处于未完全

成熟的时期,但由于这样的理念与言说方式,是与冰心内在生命的律动与渴求相契合的,它既是冰心的理性,又是她的直觉。所以虽然不乏外在异己力量对冰心心灵的扭曲与挤压,但她还是在长达近80年的时断时续的写作生涯中,万变不离其宗地持守着它,从而形成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冰心文学言说的风格。而因为这个风格的内涵与古代传统女性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从而也使以冰心为代表的女性写作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综上所述,从郁达夫选人冰心并对其“妄评一二”的动机与理由分析来看,虽然他把冰心作为惟一入选女作家,并将其位列周氏二兄弟之后,似乎给冰心散文足够的重视与地位,但显然他还未从女性写作的角度,看到冰心散文所蕴含的更为复杂也更为丰富的时代文化信息,从而不仅不能指出她作为现代女作家与古代女作家的本质上不同,反而“很传统”地习惯性地把二者混为一谈,暴露出当时主流男性批评家的性别局限,以及这种局限带来的纵然是赞亦“谬赞”的荒诞效果。这样很“传统”的评价,客观上起到“棒抹”冰心现代写作的意义,遑论能揭示以冰心为代表的现代女性散文的时代特质,使其意义与价值,总是被消解在主流文学史看似重视实则轻视的描述与评价中,流响至今,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中国女作家所身处的批评境遇。

参考文献:

- [1]郁达夫. 导言[M]//郁达夫,选编.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 [2]阿英. 现代中国女作家(1931)[M]//王炳根,主编. 冰心论集(上).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
- [3]郁达夫. 导言[M]//郁达夫,选编.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 [4]朱自清. 背影[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5]茅盾. 导言[M]//茅盾,选编.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 [6]沈从文. 论冰心的创作[M]//王炳根等,主编. 冰心论集(上).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万莲姣

BingXin Mistakenly Prasi ed

LIN Dan - ya

(College of Chines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male writers, BingXin's essays developed a school of her own and had double effect on society and literature. But the review on them was different in the past. There were two irreconcilable appraisement on the idea and style of them. They all had great affection and usually formed mechanical impression. But in fact, if the texts are interpreted by the investigative gender perspective, we will find that the classic mistaken appraisement even praise was confined to the main stream of gender perspective. So they couldn't lead to the deep meaning of BingXin's essays. The literary circumstances of BingXin was typical for the female writers. This paper reinterprets BingXin's texts. It's expected to announce and mark new meanings not only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but also in the concep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Keywords: BingXin's essays; harmonic concept; gender analysis